

## 五、對研讀中國醫學之一些管見

在西方醫聖Hippocrates全集(Corpus Hippocraticum)關於總說的論著部份中,「古醫學」篇曰:「凡古醫學無論在任何方面,如以其未能稱為精確之故,而當為無存在之價值,或非經正確之研究而予以棄却者,則非余所主張。余所云者,古醫學依其觀察法得能接近真理之故,而取之供資參考,其雖未具備許多知見,但能得完成其發見,實可讚嘆也。這些發見乃依其所認為正確之道而成之,並非偶然而成者。」此為古今不論中外從事斯學者,宜服膺之金言也。蓋吾人絕對不應輕視醫學歷史,任何人無不受先輩之餘澤,其先輩之業績,縱使有誤謬之處,亦不可以傲慢的自負心蔑視之。然而吾人亦不能盲目地崇尚古醫學的傳統,醫學研究上有一金言即「信仰就是誤謬,懷疑就是進步。」推翻前賢或權威並不影響其地位,Francis Bacon(1561~1626)說:「科學上的巨人,發現一些根本的理論原則,來為後進之研究者開路。這些巨人把科學上的矮人舉在肩膀上,因此矮人可以看到巨人看不到的東西。」科學上的巨人,亦屬於他的時代,所以他可能受該時代的掣肘而可能逃不出該時代應有的錯誤觀念,此種現象,於中國醫學為尤然。

觀乎中國醫學,其所以經歷長久之時代而少有進步者,其主因之一乃為過份固執傳統,尊重舊物(凡事以「正宗」、「祖傳」自誇,實則無改進之意)、蔑視新物之故。就近代西方學術界來說,他們對古希臘、埃及等之學術思想,雖崇敬其能在當時貧乏的條件下,創出相當卓越的成就,然在探討其學術內容的價值時,仍本公正的態度與科學的方法加以研判。其結果,古希臘、埃及的學術思想,在今日西方學人看來,幾如讀中、小學課本一般容易。同時正因為西方自近世以來的哲人,已超越了前人的學術思想,所以才有遠比前人更卓越的研究與成就。反觀我國學人:對古代的學術思想,甚至是史前「卜筮」用的簡樸符形,都被認為玄奧無比

,無力瞭解,彷彿在提倡人類「智力退化論」一般。

筆者以為前人研讀古醫籍,問題主要發生在態度和讀法的有欠妥當。過去大部份學人研讀古醫籍或解釋古醫籍,都和宗教教徒讀經釋經一般,戰戰兢兢、敬畏之情溢於言表,這豈是求知的態度。試想在這種自抑和瑟縮的態度下,怎能求得真正的知識。為打破此種傾向,而開拓中國醫學之一新生面者,則須要吾人有「好古而敢於疑古」之精神也;在作學理剖析時,不盲目崇拜,亦不盲目否定,此亦要有「科學」之精神也。同時,愚見以為古代醫書,在現代的醫學上,這些都是醫學歷史上最寶貴的材料,可以作為現代醫學研究工作上一種參考和一種啓發,絕不可將之作為現代醫學上的教材。例如近來歐美醫界因西洋古醫籍上有「馬兜鈴能治體內不自然之生長物(癌瘤?)」之記載,而作熱烈之研究,但並未直接拿來當作治療藥物。

談到科學,首先必須瞭解:什麼是科學?大科學家愛因斯坦說:「科學是一種嘗試。在作這種嘗試的時候,我們企圖把我們紛然雜陳的感覺經驗,使之與一個在邏輯上一致的思想系統符合。在這個系統中,單個兒的經驗必須與理論的構造相應,這也就是說,此二者相應之結果的定奪必須是單一的而且是令人信服的。」又說:「這些感覺經驗是些外界提供的資料;而用以說明這些資料的理論則是人造的。人造的理論是人藉着極度的努力以求適應資料所獲致的結果。這樣的理論是假定性的,從來不會完全是最後的定論,而是常常可被質問的、懷疑的。」前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康南特(James B. Conant)對科學的定義是:「實驗與觀察的結果產生概念與學說,舊有的概念與學說又衍生新的實驗與觀察,科學便是這些概念與學說的互相聯絡體。」(Science is an interconnected series of concepts and conceptual schemes that have developed as a result of experimentation and observation and are fruitful of further experi-

mentation and observations.) 由這些定義看來，我們可以知道經驗的重要性了，因為它能作進一步研究活動的基礎；同時把一切科學理論與解釋當做極度臨時性的東西是合理的。科學的可貴在於它的「動」性，不斷地向前發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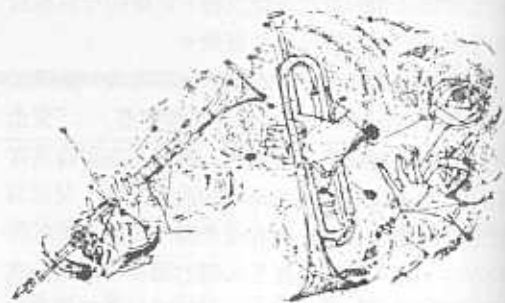
「經驗乃為核心，古人之學說不過是一被服而已。」（—paré十六世紀法大外科學家語）；「完全否定二千年的經驗是不科學的，我們不能因為沒有確切的理論可以解釋許多奇怪的治病方法，便認為應該把它們完全否定。如在電未發現以前，否認閃電的存在，豈不愚蠢至極？人類的進步已不止一次證明有了經驗才有科學。」——（英醫學權威西格里斯博士語）「吾人願然應對民間秘方與傳統智慧，保持一種開濶的胸襟。所謂進步，可說是曾經為多數人所堅信不移的錯誤觀念予以拋棄。但是，它亦可說是將似乎不可信之觀念，予以確定為事實。在通往進步與真理兩個過程中，老話的研究提供了一種令人興奮的探索園地。」——（英醫學博士魯易士·拉沙納語）因此，吾人勿以古人學說之不確而廢棄古醫學之研究。主張廢棄中國醫學諸君，盍深思之！

中國醫學主以經驗為主，而少科學的根據為其基礎，所以時有錯誤的觀察，奇異傳說，或迷信錯合其間，成為玉石淆合之狀態，我們除了依從前單純的臨床治療與經驗以外，須要以科學為根據之實驗研究。近世以來，在醫療上，經驗程度（degree of empiricism）已逐步減少了。（然而，新藥劑與新製造法的發現，大體上依然是靠經驗的。在藥物學上，雖然它已更名為化學治療學，還是大部份注重經驗，不過最近以來，新的概念已經發展出來，並且作了不少驚人的實驗，這些在在使藥物學有起革命性變化的希望。

中國古醫籍成書年代大都距今久遠，因時代之間隔，今人讀之，時有疑義，不知所指，無從瞭解或解釋，一些學者遂與今人思想不及古人之感嘆；甚者以為古人思想超乎現代科學，而以為中國醫學乃超科學之醫學也，實在令人啼笑皆非。愚見以為研讀古醫籍，吾人雖不能起古人於九泉而叩之，然若考慮其時代文化背景，當可減少（或去除）疑義，增進瞭解而知所指。蓋醫學亦文化之一部份，與該時代文化之發展息息相關，故若知其時文化之發達情況，亦可知該時醫學之發展情形。例如古醫籍所載致病之因不外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火六淫之侵襲，喜、怒、憂、思、驚、恐、悲七情之拂鬱，此為先哲由觀察而得。在當時其他相關科學不發達

而有此成就，實屬偉大。然以現代眼光看來，則為粗淺之常識耳，蓋六淫七情均可使人體產生Stress，而致內分泌之不平衡，產生種種病症。依現代病因學而言，非常不完備，此當無疑義。但有些學者却作疑義，認為古人所知，決非如此淺陋，而以為古人所言與現代所指不同。例如：古人所謂之「風」與現代所謂之「由於氣壓之改變，引起空氣流動而形成風」之「風」（古人當不知道風之成因，而以為風乃另一種物質。）不同，而是另有意義（至於其意義，說者亦是含糊不清，有謂古人所謂之風，為現代所謂之神經系統，其實從當時科學進步觀點來看，古人憑何種實驗而知人體之神經系統及其功能？），僅是借用「風」字而已，並非指「風」之實體。又如：古人所謂之「心」，非為解剖學上屬於循環系統之「心臟」，而是指「造血系統及思想器官（造血系統與思想器官根本不同，思想器官乃屬中樞神經系統，二者怎能混為一談。其實，古人之所以以「心」為造血器官，乃由屍體所見，心臟內藏血較多而誤以為「血」是由心臟所造，故有「心生血」之錯誤言論耳。），諸如此類，以為古人所言均非指實際之物體（有人美其名曰「形而上學」，亦令人啼笑皆非。）筆者以為，古人既由觀察所得（非憑空冥想），當不致另有所指，其理甚明。有些學者所以有此疑義，可能有二點原因：一為過度崇古思想之作祟，一為不明當時時代文化背景之關係。古人之觀察所以不盡真切，並非古人之智不及今人，乃時代使然耳。又由於知識之累積、文化之漸進，有些先哲對於觀察所得，欲加解釋或推演，於是創造出許多假說，這些假說在現在看來，有些正確（則假說成為定律），有些錯誤，有些不完全，而有些則尚待研究，但是有些學者却硬把它全部當為不變之定律，實在令人費解。

研究中國古醫籍，尚有一使人感到困惑者，即一些虛詞問題，例如「陰、陽」、「虛、實」等。實際上形容詞不附加在實詞上，是毫無所指的無「實」之「名」，不受實際事物知識的制約。此類虛詞常被一些不重實際知識的古代哲人，用作「冥想」的泛想符形。它的妙用在任意安排內容，決不會引起實際知識的反證。如「陰、陽」這組虛詞，它可以「互生、互剋」，也可以「不生、不剋」，可以指某一種東西，也可以指某一類東西，可以什麼都是，又可以什麼都不是。總之，它不受任何時間、空間、物體形質、事件關係的制約。一些古代哲人，將其觀察所得（這些觀察，在現代看來，大部份均很淺陋，而且有些是錯誤的），利用此等虛詞



## ·痴鶴·

，加以演繹，於是產生許多原理。其實這些形式演繹的原理，既不受實際事物、質量和關係變動的制約，因此能保持其永恆不變的「形式之靜態。」，而且能作無限之推演（然而，此種形式演繹產物，它的效能祇能產生新的組合形式，與實際知識是永不相涉的。）。但是有所制約的實詞就不同了。如「父、子」這組關係實詞，一點也亂不得，既不能「互生、互姓」，也不能既是什麼，或什麼都不是。所以這種本為修飾實詞用的虛詞，在古代冥想的知識中，果然發揮了破人破己的最大妙用，然在現代科學或哲學的知識中，再也找不到它的影子了。老實說，凡是對語字不能作精確的界說，對語意沒有明白的交代，根本不適合於理論底語言。在理論上，一個概念的指謂，必須簡單明瞭。所有「一字多義」和「一語多意」的語句、字都不能適用。否則，不使人發生幻想，亦必因歧義而引起爭論。筆者愚見以為中國醫學未能作很大之進展，其主因之一就是由於一些老哲陷入於形式演繹推理之漩渦中，未能脫出，而置於實際知識之領域。吾後輩學者，宜慎戒之。

對於改進中國醫學之道，筆者以為研究機構之設立以及出版定期之學報為當急之務。一些人譏諷一般平常的中醫不研究，只知道墨守舊法，可是一般平常的西醫又何嘗不是只知道遵守教科書上的話呢？西洋醫學之所以有長足之進步，其主因乃是有無數之研究人員，在無數的實驗室、實驗工廠和醫院中從事研究工作，每天均有新觀念產生。這些新觀念的不斷產生，也就促進醫學不斷地向前發展，同時，由於出版定期學報以記載研究團體內外之意見與實驗結果，因此一個平常的西醫，只要讀讀月出一次的若干學報的一部份，就能在其特定範圍內跟上科學的進步。

以上拉雜記述，僅是筆者對於研讀中國醫學之態度以及方法等之一些看法而已，尚祈高明多加指正。

### 六、結語

最後僅以杜聰明博士對我國醫界同仁的期望以與共勉。杜博士謂：「無論如何，吾人身為中國人，尤其是研究現代醫藥學者，對於科學上未整理之中國醫學，應該努力研究。夫中國醫學及中藥不過是全體醫學之一科門而已，在學術上，尤不得有中、西醫學之分立。又一個現代國家不能以一科門之醫學知識，及單以生藥而施行醫師之任務。中國醫學尤其是中藥之治療，應該吸收為現代醫學之一部份，真理為一，中西醫學須要走歸一元的路徑矣。」

這年頭，作兒女的對自己的父親常稱「老頭兒」。成天「老頭兒」叫個不停，什麼「老頭兒，要我讀醫科。」「老頭兒叫我娶太太……」，真是不成體統。

這年頭，作父母的最希望自己的兒女讀醫科。說什麼當醫生最賺錢，娶太太時嫁妝多，有洋房，有現金，而且女孩子還自己送上門來。真是唯利是圖，金錢至上。

這年頭，作學生的最會請假。偷刻他「老頭兒」的私章，自擬申請書，頻而訓導處請假。真是善於偽造文書，欺師瞞父。

這年頭，騙子最多，騙術高明。前不久，我被一位湖南籍的騙徒，騙去七百元，好心疼！真是世風日下，騙徒猖獗。

這年頭，女孩子學醫的相當多。單是新生就有二十多位，本校女生的陣容愈來愈大。真是不讓鬚眉。

這年頭，學生上課打瞌睡的似乎不少。君不見上較為乏味之課程時，同學們的精彩「瞌睡姿」。有作祈禱狀，有作狗爬狀，有作臥豬狀……有的前仰，有的後合，有左右欹擺，有垂涎欲滴……奇形怪狀，應有盡有，真是動作逼真，不忍卒睹。

願受過系統醫學教育的同仁，應研究中醫藥問題，才能期待科學的解決及發展。希望我醫界同仁，多加鞭撻及協力，來促進我國醫學之進步並增進人壽之福祉。」